



名家档案

钟法权：出版小说集《行走的声音》《险谱》，长篇小说《浴火》《重生》，长篇报告文学《张富清传》《雪中莲花》《硝烟中的号角》等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军新闻作品一等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

打鹵村的巨变

钟法权

在安龙县打鹵村五十六棵清一色的古树中，我是一棵名副其实的树王。凡是来打鹵村旅游观光的人，只要看到了我，都会围着我转圈，一边夸赞我高大茂盛，一边夸赞我身体粗壮，还一边问我叫什么树、年龄有多大、身高有多少，还有细心的人会不停地缠着我，问我生长的故事，给村民们带来了哪些好处，知道村民们的哪些秘密。问的人多了，我自己都有点烦言，今几个我趁自己心情好，就把自己的秘密和盘托出，以饯那些好奇心极强的游人。

你要问我生长于哪一年，我说出来你信不信，我出生于1887年，那时还是清朝，当时在位的皇帝叫光绪，也就是光绪十三年，掐指一算，今年有130多岁了。

说到岁数，又有人问我出生的经历。关于出生是说来话长，我的那些老朋友从江西、太原迁徙到打鹵村后，一看这山岭连绵、山体庞大、山水形态奇特迥异，有着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好风光。老族长一见这风景独特，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于是停下了脚步，靠山依水建起了土墙茅舍，从此安居在此。

有一天，老族长走出村外，路遇一位白发老人，白发老者问，你是何人，哪个村。老族长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自己来自哪个村庄，只好尴尬地说自己来自东南哪条山沟沟。白发老者便讥笑说，那就是一条荒蛮的野山沟。稍通文墨的族长回到村子后，念念不忘村名一事，有一天在喝了两碗米酒之后，沿着弯弯曲曲的山寨，一个简洁响亮的“打鹵”二字脱口而出，一个充满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村名从此成为我们村的村名。

肯定有人要问，为什么取“打鹵”二字？那是因为“打”是我们的布依语，意思是临水的山寨，你看我们这儿群山环抱，青山如黛，溪水环绕，是真正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然而在如此美丽富饶的地方，在落脚之初，先民们过得并不太平，不是王家老爹生病撒手人寰，就是肖石匠采草药坠崖身亡；不是王老三一家一儿一女先后患病发高烧烧成聋哑人，就是肖老四家的儿子在山上放羊遭狼袭击。就连老族长一家人也未能幸免，连走背运，连遭打击。老族长在又一年的春天，在自家门前的河堤边栽下了包括我在内的六棵重阳树。村民们对老族长在门前河堤边栽重阳树并不理解，认为栽树没用，重阳树又不是菩提树，不防灾也不避祸，不避雨也不挡风。对于村民们的想法和看法，老族长一笑置之，他知道只有时间才能解决疑惑。我们更是看在眼里，觉得不能辜负了老族长的希望，一个个

助肥沃的土地拼足了劲疯长。几年下来，我们的身体就高过了族长家的房檐，再过两年高过了老族长家的屋脊，我们茂盛的叶片，如伞一样撑在老族长家的门前，夏天给老族长家撑出一片荫凉。

又一年，一位老先生路过老族长家门前，看了我们六兄妹笔直粗壮的身体，华盖一般的枝叶，情不自禁地连连夸赞房子的主人有眼光。现在我骄傲地告诉你们，我们可是高贵的树种。我们不仅身姿优美，枝繁叶茂、冠如伞盖，夏可遮阳，挡风避雨，而且花叶鲜艳，花色淡绿，到了秋天，树叶会自动转动，每当阳光普照时，便会发出夺目的光彩，是天然的风景区。另外，我们不仅具备坚韧的品性、抗风耐旱，而且生长快速，被誉为庭荫和行道最优良的树种。

我们不仅仅极具观赏价值，我们还有药用和食用价值，就连根、叶也可入药，种子的含油量约30%，油有香味，可以食用，也可做润滑油，而且木质坚硬，是不可多得的建筑用材。

我们的好处一旦被村民们认知，村民们开始效仿老族长，纷纷在自家门前栽种重阳树，少则两棵，多则十棵，几年间我们的队伍从村头摆到了村尾，蔚为壮观。

自此以后，村民们把我们当作心中的神树，把我们当作神一样来保护敬奉。从此，我们也像看家护院的兵丁，守卫着打鹵村的乡亲们平安顺和。

为了很好地保护我们，防止乱砍滥伐，老族长还定下了保护我们的铁律，如果有人胆敢在我们身上动斧动锯，将重惩不贷。虽有保护我们的铁律，可也有为了小利而胆敢越规的人。村西头就有一个爱赌的二愣子王小二，一日又赌输，无钱付账，便将门前一棵高约八米的重阳树作为赌资赔给了对方。事发后，族人按先人定下的规矩，罚他交出一头大肥猪，宰杀后供全村人享用。

于是又有人问我，你既然是树王，一定见证了打鹵村人很多的事情。那是自然的，我能活到这么大的岁数，成为树王更是不容易，经历了多少风雨和灾害，见证了多么悲欢离合，那可是数不胜数。

先说我们成长过程中遇险的经历，那是我们刚刚成年时，正值清朝的末期，村子里的自然灾害也像当时江河日下的国运一样。又一年春耕播种，正值春忙插秧季节，有一天，天空突然乌云翻滚，几声炸雷轰鸣，霹雳闪电划过，如豆的雨点倾盆而下，这场大雨一连整整下了十天，从打鹵村穿村而过的弯弯曲曲洪水狂奔，冲毁了庄稼，冲毁了临河的房屋，就连老族长在村头栽下的7棵重阳树也被洪水冲走了5棵，

仅剩下两棵，要是没有树在弯弯曲曲上游阻挡洪水，弯弯曲曲就会改道，我们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洪水这个不讲情面的野兽，在我们打鹵村是时有发生，每隔几年就要发生一次大的洪水。说了远的，现在说最近的一次，2022年就发了一次大洪水，这场洪水来势凶猛，让人猝不及防，不仅农田被淹，而且架在弯弯曲曲上的拱桥也被洪水淹没。村东头绿化地上生长的几棵已长出拳头粗的重阳树遭遇厄运，被洪水连根拔起，卷入下游。作为树王，我可是伤心了好几天，那可是我的子孙后代。在山上山下，河谷平地，无不都是我的果实被风吹到那片肥沃的土地上生长出的树苗。可见，一百多年来，打鹵村至今健在的56棵重阳树是多么不易，都经历了天灾和人为的考验。我们能旺盛地长到今天，除了我们顽强的生命力，还离不开村民们一代代人精心呵护。

每一次洪水过后，村民们在加固河堤的同时，还为我们守在河边被洪水冲刷露出根须的兄弟姐妹们用石头水泥修建防护圈，一来保护土堤防干旱，二来可以防洪水淘空根基。

老乡们真心爱护我们，我们也不愧对每一户乡民。如今打鹵村之所以有名，除了这几天生丽质风景如画，游人们进村来，看山看水、对唱山歌，吃乡亲们的手抓饭菜，其中有不少人还是为一睹我们的风采。因为，我们就是历史长河中的活化石，就是打鹵村山乡巨变的见证者。

说实话，我们之所以被游人称之为绿色的风景线，充满象征的吉祥树、幸福树、健康树、长寿树，还是在于我们就是打鹵村过去和未来的见证者。前来观光赏景的人多了，村里便有了旅游项目收入，到了年底，每家每户每年可分红几万元咧。

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关于我们重阳树个人的秘密。常有青年男女站在我们的身旁，仰着头问我，重阳树有无公树母树之分，我的姐妹们听后，都会发出哗哗的笑声。我以老祖母的身份实话相告，我这个树王就是打鹵村所有重阳树的老祖母，我开的花最多，结下的果实也最多，培育的子孙也最多。在我们打鹵村，男女恋爱对山歌相亲相爱充满了浪漫，人丁兴旺家族兴旺，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的长寿者从村头到村尾比比皆是。

在青山秀美、绿水长流、歌声飘扬的打鹵村，我们重阳树是风景区，更是摇钱树，村民们把我们始终当作供奉在庙里的菩萨一般，我们一直坚信，拥有了我们五十六棵古老的重阳树，打鹵村民们就会拥有无限的美好未来，就会有永远唱不尽的甜蜜山歌。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悟聞絲年塵
曲禪浴光土
几語海輕無
何竹棠煙目
困風忽住到
著涼聽陣上
漫樵鳥浮方
郎花吟楊亭
作天柳林
飯籩細風
終散雨日
湏更如淨

楷书《清 周起渭 春日游黔灵山示赤松和尚》 艾青

尘土无因到上方，亭林风日净年光。
轻烟作阵扶杨柳，细雨如丝浴海棠。
忽听鸟吟天籁发，更闻禅语竹风凉。
桃花作饭终须悟，曲几何因著漫郎。

艾青：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委员

节气是浅浅的乡愁

杨秀廷

时间是有故事的，那些故事生长在节气的枝叶间，农人的劳作，作物的繁衍，让时间的流淌充满了生命意趣与质感。

节气里藏着时间的秘密，也生长着乡愁。在黔湘边界清水江畔我的家乡，老辈人常说，节气是农历这条长长藤蔓上开着的串串花朵，结下的一个个果子。

我的童年是和大自然相伴成长的，除了上学，就是进山砍柴，放牛，打猪菜，还不懂得去关心风动雨落花开鸟鸣，更不理解大自然“禾花开来养得肥，棉花开来遮得即”等等妙处。我只知道冬天冷，是因为农谚的浸润，如“正月栽竹，二月栽木”“清明下早种，谷雨撒迟秧”“白露后捡核桃，霜降前挖红薯”等等，不断增进我对节气与农事的感情，一颗节气的种子悄然播撒在我的心里，随着年年增长，萌芽，抽枝，拔节。

节气不断调动着我对于时间的感受力。那些抽象而遥远的光阴故事，在节气鲜活的轮回中，慢慢转换为草木、花朵、谷物、流水、雾岚、山风、月夜等等这些大自然的言语，在我成长的路途上传递信息。我在乡村经验中获得了丰厚的滋养，慢慢学会从乡村、农事、节气里发现和感受生活的美好。人到中年，内心慢慢沉静。有时夜里读书倦了，闭目回味某个节气熟悉而遥远的气息，仿佛听见时间的脚步从身边走过，心里自然充满了丰盈的感动。

二十四节气，滥觞于春秋，确立于秦汉。二十四节气很短，在人类诞生和繁衍这棵大树上，二十四节气只是枝头鲜嫩的那一芽新叶；二十四节气又很长，长得让十五天一遇见，一年一轮回的相逢里，充满了无限新鲜和陌生的气息。在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的进程中，人们从日月星辰之变，气候冷暖、物候消长的变化，感受时间，逐步构建起农耕秩序、生活美学与自然哲学，又在时空的顿悟中，觉察生命的意义。

时间不动声色，节气却是色彩有温度的。“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这是大地鲜活的语言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节气“无形”而有“有格”，比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反映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中和”之美，达成了天人合一的美学建构；又如，“惊蛰”“芒种”“白露”“霜降”，在物候动态立体的呈现中，“新变”之美渐进而深入，给无限延展的时空、承沐雨水和汗水的大地以及农耕族群留下擦肩而过却可以轮回的美。花开鸟鸣，万物萌生，都是一个个蓬勃的生命体，有自己的律动和感情、生气与活力。

在中国广袤的乡土上，农业的根须延伸到哪里，二十四节气就像阳光一样照到哪里。风在高处，吹拂过一季季庄稼，吹拂过一个村庄。雨，有的季节激情沛然，有的季节时隐时现。而阳光，总是热情地照耀着大地。这些大地上的化妆师，让节气丰润、繁复、多姿多彩。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乡村农事的习俗中，找寻到节气在岁月流逝中的回声和投影。

大自然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每一个节气都值得赞美，因为节气本身被岁月赋予了美的神迹，底气充沛，由时间的低处出发，执着行进，再从年轮的高处折返出发之地，节气在时间的深处，照亮我们凡俗的生活。跟着节气走，感知风土、气韵、情感、境界。

时间的抒情色彩，缤纷于节气。节气是时间在农历的轨迹上运行的产物，物候语言，自然律律，被时间赋予了意义与张力。节气这部大书，让人们读到了凡夫俗子的安生与立命，也读到了纷扰人间的世道与人心。大自然在节气轮回中孕育一茬茬希望，农事的嫩芽和生命的情怀总能找到萌生的苗床，鲜活的生命跃动与永恒的向往，生生不息。即如爱与美，就算遥远得像梦一般，却并非无路可寻。

节气是浅浅的乡愁，不息如缕，凝聚时光和记忆。一个个节气，带着一茬茬庄稼，穿过漫长的岁月，汇成一条澎湃在时光里的乡愁之河，流淌到今天。

本版责编：黄蔚 邱奕 赵怡 版式设计：蔡桂莉

修磨子 过新年

胡启涌

腊月的风在山里任性奔跑，乌桕树、枫树、柿树的叶子已被一片不剩地卷走，只留下一树树枝条在风中机械般举着。风没有打算收效自己的得意，又踱进密密匝匝的竹林里，把竹叶弄得“哗哗”直响，继续宣告它在冬天的绝对话语权。

满地的霜已让四野披白，瓦房上的排排瓦垄，道道瓦沟，像一块叠着一块的玉片铺在屋顶。浓霜将枯草包裹成晶亮的琥珀，精致透明，随意四散。园里的白菜，就是一群体态丰腴的女人，分别披着白色的纱巾，挤在一起悄悄说着各自的心事。父亲没时间搭理这些，双手插裤腰一地的霜往山外走去。父亲走得很急，大口大口的热气腾腾而起，让他的背影在白色的天地间显得更是突兀，“吱吱吱”的脚步声，让山里添了几分空旷。翻过山山口，父亲由一粒黑点完全消失在远方，只有一行大码鞋样实实在在地印在霜地上。我笃定认为，父亲心里一定装着“人迹板桥霜”的诗句，不然不会选择一地霜白的早晨，独自一人去山外。

母亲告诉我，腊月到了要用石磨推磨磨浆，准备过年的食物，父亲去山外请石匠师傅来修磨子。中午时分，满地的霜已被太阳收拾得干干净净，天气暖了许多。父亲与石匠师傅说说笑笑地回来了，父亲背着一个磨得锃亮的小背篋，里面装着修磨子的工具，师傅则背着手，俨然一副大师出山的神态。师傅进屋刚坐下，母亲便端上了一碗热茶，师傅伸出粗糙的右手接过茶碗，他长期手握农具干活，双手僵硬成了半握状已无法伸平。父亲请石匠师傅忙了四修磨子，东家请西家喊，好长时间没有修理自己了，嘴唇刚刚触及碗沿，长长的胡须毫不客气地伸进茶水里，与主人分享起来。

吃罢午饭，父亲带着师傅来到磨房，将磨架上的磨盘卸下，仰放在两根并排的板凳上。师傅从背篋里拿出两根铁槌子和一把铁手锤，有序地摆放在磨盘上，然后系上一条帆布围裙，用手抚了抚磨齿说：“磨齿都快磨平了，再不修就不能用了。”“是啊。”父亲给师傅递上一支香烟，接着划燃火柴点上。师傅把香烟叼在嘴角从容地吸着，拿上一根尺许长的平口槌子，用刃面斜靠在磨齿的一端，手锤轻落在平槌的首端，一锤接着一锤，一声接着一声，平槌顺着齿齿往前推，细碎的小石粉纷纷飞溅，白色的粉尘随着弥漫开去，不一会儿，粉尘完全遮住了师傅的面部。他只好闭

上双眼，凭着熟练的手法不停地敲打铁槌，平槌在他手中毫厘不差地顺着齿路破石前推，每一道齿路的斜度和深度是不容置疑的一致。

一阵忙碌后，师傅停下了手中的活儿，他的双手、须发、脸上，衣服全蒙上了一层白色的粉尘，只有一对眼睛骨碌碌地转着。他站起身来，用手拍去身上的石屑与粉尘，父亲连忙拿上一块布，帮着师傅掸拍粉尘，嘴里不停地念叨：“师傅累了，师傅累了。”师傅洗了一把脸后，满上一碗茶水大大地喝了一口，仰着脖子“噜噜噜”地漱起口水，咕嘟几下后狂吐一口唾沫在地。师傅又回到磨盘前落座凳上，换上一截顶口槌子，细心清理着每一道齿路。这是一道细活儿，不得有半点马虎，师傅弯下身子，一张皱如核桃的脸几乎贴在了磨盘上，与齿道齿路交织一起，满目的沧桑让我无法分清彼此。师傅轻敲着手中的尖槌清理齿路，师傅还大口吹去齿路上的粉尘，吹不动的就用手小心掏去。整个流程利索、流畅，道道齿路就像工笔画家笔下的线条，清晰而传神。

大半天的功夫，石磨的上盘与下盘都修磨好了，细而深的齿路有序地排列着，像两个巨大的齿轮，随时等着上阵运行。父亲没有闲着，找来一截质地硬实的木棍，用斧头反复打磨后，稳稳地楔在石磨正中的凹孔里，将石磨的上盘与下盘连在一起，妥妥地放在磨架上。石磨上盘嵌有一个木柄，柄端有孔是安放“丁”字形推磨杆用的。父亲往孔里扣上推磨杆后，正准备试推一下，师傅连忙阻止：“千万不要推空磨子，会伤了新修的磨齿。”母亲听后，从屋里端来一碗玉米粒，满满地抓上一把放在磨眼里，父亲就迫不及待推起来，只见磨盘飞转，玉米面从磨缝间欢快进出。母亲从磨槽里拎起少许玉米面，用两个指头轻轻一捏，满脸悦色地说：“师傅好手艺，磨的面真细。”师傅没有在乎母亲的夸赞，慢吞吞地将工具放回背篋里，然后倒上一碗茶水放在石磨上，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是啊，石磨虽小，却操着一家人的饮食，已足够让我们敬畏一生，一场仪式是必不可少。父母也满怀虔诚地站着，与师傅一起对着石磨频频致敬。

修好石磨就过年，一架石磨就是山里人家的一部烟火，喂养着朝来暮去的日子。新春姗姗临近，山里人家就开始围着石磨推浆磨面，忙乎不停，让新年的餐桌变得格外丰富起来，春节时光也陡然生动而充满喜气。

春节记忆

张晓华

突然接到堂弟从家乡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邀请我今年回去过春节。堂弟的电话，又唤起了我脑海中有家乡春节的诸多美好回忆。

我的家乡是一个名叫西南的苗族村寨，坐落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境内828县道边，交通方便，民族风情浓郁，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家乡把春节称为大年。每逢春节，家庭成员哪怕相隔千山万水，都要赶回家团聚。年夜饭开始前，先进行系列祭祀活动，既祭祖宗，也敬神灵。祭过祖宗，还要把祭品端到牛圈旁和劳动工具，再到田边祭田。祭牛苗语称“祭辽”，即把米酒淋在牛的鼻子上，用手轻轻抚摸牛头，表示对它一年来辛勤耕作的慰问和感谢。祭田苗语称“祭烈”，各家各户带祭品和一小撮牛粪在田的鼻子上，到自家的稻田去祭供，烧香烧纸，把牛粪撒在田里，说一些吉利的祝福语，表示感恩土地。

家乡的年夜饭一般比较晚，天黑之后才正式开始。就餐时，全家男女老少全部围桌而坐，由席间长辈先说一两句祝福语，大家才开始举杯动筷，食用的全是自家饲养的畜禽和自烧的米酒。

吃完年夜饭，孩子们围坐在火坑边听长辈讲故事或侃奇闻逸事，一起陪传说中的善神——“年公”守夜。而年轻的父母则忙着在厨房里煮“冻鱼”。“冻鱼”是家乡苗族群众钟爱的特色菜，春节待客必备的佳肴。“冻鱼”必须用稻田鱼煮。人们先把米酸汤煮沸，用菜刀在鱼腮附近划开一道口子，小心把苦胆取出，将鱼放进锅里与白菜、豆腐等一起煮，再放入少许橘子皮、生姜、野葱等佐料，然后连锅端置放于通风处冷冻，次日就成了“冻鱼”。这道菜吃起来清凉爽口，味美无穷，是次日招待房族兄弟喝“转转酒”的上等佳肴。

除夕夜很多人通宵守夜，他们都想在大年初一争抢新年的第一个“彩头”。凌晨鸡叫头遍时，小姑娘们拿着木梳到大门口梳头，希望来年头发长得又快又好；小男孩们则站在大门门槛上，撑开手掌紧贴门往上比高，期盼将来长得又高又帅；年轻姑娘媳妇则挑着水桶，前往寨边的水井争抢“喜鹊水”，讲究第一个把“喜鹊水”挑回家，并洒在自家的猪圈和鸡窝圈里，祈求来年全家一定会万事大吉，富禽满圈。

家乡春节文化丰富多彩。天色微明，新年第一天的各项重要活动就依次开始了。首先登场的是“登仰”。“登仰”是苗语音译，即喝“转转酒”。整个房族的兄弟亲

人集中在一起，挨家挨户轮流敬酒，互祝平安吉祥。“转转酒”从初一喝到十五，每位房族兄弟家都要到，否则就有瞧不起人之嫌疑。每到一家，众兄弟围坐火塘喝米酒，聊工作见闻，谈子女教育心得，话题无所不包。一到高兴事大家同声欢笑，谈及失意经历大家陪同叹息。

在男子开始喝“转转酒”的时候，寨上的年轻姑娘及媳妇们早早吃了早饭，身穿盛装，携带竹篾笆等抓鱼工具，成群结队到邻近寨子的水田去罩鱼。水田所属寨子的男孩们，也成群结队前来观看罩鱼，在一旁吹木叶唱民歌，向姑娘们示爱。不论姑娘们到谁家的田里，田主人都不会阻拦，他们一般象征性地朝罩鱼妇女方向抛撒稀泥，即求她们少罩一点，留老母鱼做种。

罩鱼结束后，附近寨子的小伙子，已早早聚集在姑娘们返程必经的路口上，等姑娘们一到，他们立即围上去，“抢夺”她们的鱼和工具，热情邀请姑娘们到他们寨子去“打平伙”（聚餐）。20世纪90年代初，到春节我们寨子的年轻姑娘出去罩鱼，当晚被隔壁寨子的小伙子们邀请去“打平伙”。两天后，我们寨子宰杀一头肥猪，回邀对方前来喝酒唱歌。那次我正好回乡探亲，有幸参加回请晚宴。苗族地区寨与寨之间亲如一家的关系，在类似民间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大年初二开始，一些年轻小伙子梳妆打扮，结伴走出寨子，开始了春节“游仰”之旅。“游仰”是苗语音译，即年轻小伙子三五成群，结伴到别的寨子去找年轻姑娘谈情说爱。每个苗寨都设有一至几个“游方场”，专供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们春节白天谈情说爱。“游方”是苗语音译，即谈恋爱的意思。每到一地，小伙子们先在“游方场”上吹木叶或吹哨子唱民歌，向寨子上的姑娘们发出信号。姑娘们听到信号后，身穿盛装，三五成群陆续过来。不论认识与否，她们都会留下来与小伙子们对唱情歌，甚至悄悄结为里里带糖把过来烧了给大家一起吃。大家从不熟悉到慢慢熟悉，甚至成为难舍难分的恋人。到了晚上，小伙子们若有亲戚就去亲戚家住宿，没有亲戚就跟随任意一位姑娘去她家食宿。小伙子在“游仰”时若遇到合意的对象，要么择日托人上门提亲，要么直接和姑娘恋爱。“游仰”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五，小伙子们才依依不舍踏上归途。

堂弟还在电话里说，今年春节期间，村里还要举行姑妈回娘家活动，200多位已嫁出去的姊妹要回来一起过年。哎呀，到时不仅能再次好好品味家乡的年味，还能与那些久违的姐妹叙叙旧，那再好不过了！